

2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

胡適

（一）

紅樓夢的考證是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為材料太少，二來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怎樣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他們並不會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這種附會的『紅學』又可分作幾派：

第一派說紅樓夢『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的諸名王奇女。』他們

說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當時名士冒辟疆的妾，後來被清兵奪去，送到北京，得了清世祖的寵愛，封爲貴妃。後來董妃夭死，清世祖哀痛的狠，遂跑到五臺山去做和尚去了。依這一派的話，冒辟疆與他的朋友們說的董小宛之死，都是假的；清史上說的清世祖在位十八年而死，也是假的。這一派說紅樓夢裏的賈寶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世祖臨宇十八年，寶玉便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爲第七代，寶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昇天」，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諡「章」，寶玉便諡「文妙」，文章兩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宛是蘇州人，黛玉也是蘇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揚州。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來自巡鹽御史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祇十三餘，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時，人以爲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實從「江妃」二字得來。』（以上引的話均見王夢阮先生的「紅樓夢索隱」的提要。）

這一派的代表是王夢阮先生的紅樓夢索隱。這一派的根本錯誤已被孟蕓蓀先生

的董小宛考（附在蔡子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之後，頁一三一以下。）用精密的方法一一證明了。孟先生在這篇董小宛考裏證明董小宛生於明天啓四年甲子，故清世祖生時，小宛已十五歲了；順治元年，世祖方七歲，小宛已二十一歲了；順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歲，而清世祖那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長一倍，斷無入宮邀寵之理。孟先生引據了許多書，按年分別，證據非常完備，方法也狠細密。那種無稽的附會，如何當得起孟先生的摧破呢？例如紅樓夢索隱說：

漁洋山人題冒辟疆妾圓玉女羅畫三首之二末句云：『洛川森森神人隔，空費陳王八斗才，』亦爲小宛而作。圓玉者，琬也；玉旁加以宛轉之義，故曰圓玉。女羅，羅敷女也。均有深意。神人之隔，又與死別不同矣。（提要頁一三。）

孟先生在董小宛考裏引了清初的許多詩人的詩來證明冒辟疆的妾並不止小宛一人；女羅姓蔡，名含，很能畫蒼松墨鳳；圓玉當是金曉珠，名珩，崑山人，能畫人物。

曉珠最愛畫洛神，（汪舟次有曉珠手臨洛神圖卷跋，吳蘭次有乞曉珠畫洛神啓，）故漁洋山人詩有『洛川森森神人隔』的話。我們若懂得孟先生與王夢阮先生兩人用的方法的區別，便知道考證與附會的絕對不相同了。

紅樓夢索隱一書，有了董小宛考的辨正，我本可以不再批評他了。但這書中還有許多絕無道理的附會，孟先生都不及指摘出來。如他說：『曹雪芹爲世家子，其成書當在乾嘉時代。書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時事，在嘉慶時所作可知。……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創造另自有人。……搦其成書亦當在康熙中葉。……至乾隆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紅樓一書，內廷索閱，將爲禁本。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爲一再修訂，俾愈隱而愈不失其真。』（提要頁五至六。）但他在第十六回鳳姐提起南巡接駕一段話的下面，又註道：『此作者自言也。聖祖二次南巡，即駐蹕雪芹之父曹寅鹽署中，雪芹以童年召對，故有此筆。』下面趙嬷嬷說甄家接駕四次一段的下面，又註道：『聖祖南巡四次，此言接駕四次，特明爲乾隆時事。』

我們看這三段『索隱』，可以看出許多錯悞。(1)第十六回明說二三十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時的幾次接駕；趙嬭嬭年長，故『親眼看見』。我們如何能指定前者爲康熙時的南巡而後者爲乾隆時的南巡呢？(2)康熙帝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曆一六八九），到四十三年曹寅纔做兩淮巡鹽御史。索隱說康熙帝二次南巡駐蹕曹寅鹽院署，是錯的。(3)索隱說康熙帝二次南巡時，『曹雪芹以童年召對』；又說雪芹成書在嘉慶時。嘉慶元年（西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書時，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歲了嗎？(4)索隱說紅樓夢成書在乾嘉時代，又說是在嘉慶時所作：這一說最謬。紅樓夢在乾隆時已風行，有當時版本可證。（詳考見後文。）況且袁枚在隨園詩話裏曾提起曹雪芹的紅樓夢；袁枚死於嘉慶二年，詩話之作更早的多，如何能提到嘉慶時所作的紅樓夢呢？

第二派說紅樓夢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這一派可用蔡子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

作代表。蔡先生說：

石頭記……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峯」之狀況。

（石頭記索隱頁一。）

書中「紅」字多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餘也。……當時清帝雖躬修文學，且創開博學鴻詞科，實專以籠絡漢人，初不願滿人漸染漢俗，其後雍乾諸朝亦時時申誡之。故第十九回襲人勸寶玉道：『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又黛玉見寶玉腮上血漬，詢知爲淘澄胭脂膏子所濺，謂爲『帶出幌子，吹到舅舅耳裏，又大家不乾淨惹氣。』皆此意。寶玉在大觀園中所居曰怡紅院，卽愛紅

之義。所謂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本書，則弔明之義也。……（頁三至四）

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不但『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與「漢」字「滿」字有關係也；我國古代哲學以陰陽二字說明一切對待之事物，易坤卦彖傳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於陰陽也。石頭記即用其義。第三十一回，……翠縷說：『知道了！姑娘（史湘雲）是陽，我就是陰。……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清制，對於君主，滿人自稱奴才，漢人自稱臣。臣與奴才，並無二義。以民族之對待言之，征服者爲主，被征服者爲奴。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頁九至十。）

這些是蔡先生的根本主張。以後便是『闡證本事』了。依他的見解，下面這些人是可考的：

（1）賈寶玉，僞朝之帝系也；寶王者，傳國璽之義也，即指胤祊。（康

熙帝的太子，後被廢）。……（頁十至三三。）

（2）石頭記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祔，巧字與祔字形相似也。……（頁三二至二五。）

（3）林黛玉影朱竹垞（朱彝尊）也。絳珠，影其氏也。居瀟湘館，影其竹垞之號也。……（頁二五至二七。）

（4）薛寶釵，高江村（高士奇）也。薛者，雪也。林和靖詩，『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高士奇）也。……（頁二八至四二。）

（5）探春影徐健菴也。健菴名乾學，乾卦作「三」，故曰三姑娘。健菴以進士第三人及第，通稱探花，故名探春。……（頁四二至四七。）

（6）王熙鳳影余國柱也。王卽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寫作「国」，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頁四七至六一。）

(7) 史湘雲，陳其年也。其年又號迦陵。史湘雲佩金麒麟，當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嘗以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也。……（頁六一至七。）

(8) 妙玉，姜西溟（姜宸英）也。姜爲少女，以妙代之。詩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代英字也。（從徐柳泉說。）……（頁七二至八七。）

(9) 惜春，嚴蓀友也。……（頁八七至九一。）

(10) 寶琴，冒辟疆也。……（頁九一至九五。）

(11) 劉老老，湯潛菴（湯斌）也。……（頁九五至百十。）

蔡先生這部書的方法是：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中情節來配合。我這篇文裏，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書之多和用心之勤：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總覺得蔡先生這麼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因為我總覺得他這部書到底還只是一種狠牽強的附會。我記得從前有個燈謎，用杜詩『無邊落木蕭蕭下』來打

一個「日」字。這個謎，除了做謎的人自己，是沒有人猜得中的。因為做謎的人先想着南北朝的齊和梁兩朝都是姓蕭的；其次，把「蕭蕭下」的「蕭蕭」解作兩個姓蕭的朝代；其次，蕭的下面是那姓陳的陳朝。想着了「陳」字，然後把偏旁去掉（無邊）；再把「東」字裏的「木」字去掉（落木）。剩下的「日」字，纔是謎底！你若不能繞這許多灣子，休想猜謎！假使做紅樓夢的人當日真個用王熙鳳來影余國柱，真個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寫作国，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豈不真成了一個大笨伯了嗎？他費了那麼大氣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還有這兩個字的其餘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謎面」裏去！這樣做的謎，可不是笨謎嗎？用麒麟來影「其年」的其，「迎陵」的陵；用三姑娘來影「乾學」的乾；假使真有這種影射法，都是同樣的笨謎！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我且再舉一條例來說明這種「索隱」（猜謎）法的無益。蔡先生引蒯若木先生

的話，說劉老老即是湯潛菴：

潛菴受業於孫夏峯（孫奇逢，清初的理學家，一凡十年。夏峯之學本以象山（陸九淵）陽明（王守仁）爲宗。石頭記，『劉老老之女婿曰王狗兒，狗兒之父曰王成。其祖上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勢利，便連了宗。』似指此。

其實紅樓夢裏的王家既不是專指王陽明的學派，此處似不應該忽然用王家代表王學。況且從湯斌想到孫奇逢，從孫奇逢想到王陽明學派，再從陽明學派想到王夫人一家，又從王家想到王狗兒的祖上，又從王狗兒轉到他的丈母劉老老，——這個謎可不是比那『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謎還更難猜嗎？蔡先生又說石頭記第三十九回劉老老說的『抽柴』一段故事是影湯斌燬五通祠的事；劉老老的外孫板兒影的是湯斌買的一部廿一史；他的外孫女青兒影的是湯斌每天吃的韭菜。這種附會已是很滑稽的了。最妙的是第六回鳳姐給劉老老二十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徐乾

學賻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鳳姐又送老老八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惟遣俸銀八兩。這八兩有了下落了，那二十兩也有了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還送了劉老老兩包銀子，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這一百兩可就沒有下落了！因為湯斌一生的事實沒有一件可恰合這一百兩銀子的，所以這一百兩雖然比那二十八兩更重要，到底沒有「索隱」的價值！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故我說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也還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第三派的紅樓夢附會家，雖然略有小小的不同，大致都主張紅樓夢記的是納蘭成德的事。成德後改名性德，字容若，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兒子。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二筆（即燕下鄉叢錄）卷五說：

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衛（成德官侍衛）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

西溟（姜宸英）。……『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

又俞樾的小浮梅閒話（曲園雜纂三十八）說：

紅樓夢一書，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讀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諭：『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適按此諭不見於「東華錄」，但載於「通志堂經解」之首。）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也。

錢靜方先生的紅樓夢攷（附在「石頭記索隱」之後，頁一二一至一三〇。）也頗有贊成這種主張的傾向。錢先生說：

是書力寫寶黛痴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寶玉固全書之主人翁，即納蘭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於情者，則焉得有此倩影？余讀飲水詞鈔，不獨於寶從間得訴合之懽，而尤於閨房內致纏綿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

從其詞中脫卸而出。是黛玉雖影他人，亦實影侍御之德配也。

這一派的主張，依我看來，也沒有可靠的根據，也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1) 納蘭成德生於順治十一年（西曆一六五四），死於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三十一歲。他死時，他的父親明珠正在極盛的時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不久又晉太子太師，）我們如何可說那眼見賈府興亡的寶玉是指他呢？(2) 俞樾引乾隆五十一年上諭說成德中舉人時止十五歲，其實連那上諭都是錯的。成德生於順治十一年；康熙壬子，他中舉人時，年十八；明年癸丑，他中進士，年十九。徐乾學做的墓誌銘與韓荃做的神道碑，都如此說。乾隆帝因為硬要否認通志堂經解的許多序是成德做的，故說他中進士時年止十六歲。（也許成德應試時故意減少三歲，而乾隆帝但依據履歷上的年歲。）無論如何，我們不可用寶玉中舉的年歲來附會成德。若寶玉中舉的年歲可以附會成德，我們也可以用成德中進士和殿試的年歲來證明寶玉不是成德了！（3）至於錢先生說的納蘭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

成德原配盧氏，爲兩廣總督興祖之女，續配官氏，生二子一女。盧氏早死，故飲水詞中有幾首悼亡的詞。錢先生引他的悼亡詞來附會黛玉，其實這種悼亡的詩詞，在中國舊文學裏，何止幾千首？況且大致都是千篇一律的東西。若幾首悼亡詞可以附會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盡可夫』了！（4）至於徐柳泉說的大觀園裏十二金釵都是納蘭成德所奉爲上客的一班名士，這種附會法與石頭記索隱的方法有同樣的危險。即如徐柳泉說妙玉影姜宸英，那麼，黛玉何以不可附會姜宸英？晴雯何以不可附會姜宸英？又如他說寶釵影高士奇，那麼，襲人也可以影高士奇了，鳳姐更可以影高士奇了。我們試讀姜宸英祭納蘭成德的文：

兄一見我，怪我落落；轉亦以此，賞我標格。……數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常箕踞，對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真。我時嫚罵，無問高爵，兄不余狂，知余疾惡。激昂論事，眼睜舌橋，兄爲抵掌，助之叫號。有時對酒，雪涕悲歌，謂余矢志，孤憤則那？彼何人斯，實應且憎，余色拒

之，兄門固局。

妙玉可當得這種交情嗎？這可不更像黛玉嗎？我們又試讀郭琇參劾高士奇的奏疏：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等爲之居停哄騙而資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即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然而人之肯爲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燄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爲撞騙，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於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剝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厭之谿壑，是士奇等真國之蠹而民之賊也。……（清史館本傳，「書獻類徵」六十。）

寶釵可當得這種罪名嗎？這可不更像鳳姐嗎？我舉這些例的用意是要說明這種附會完全是主觀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無益的。錢靜方先生說的好：『要之，紅』